

戰鬥在大清河北

葉一峰 著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558
5144

內 容 提 要

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河北省中部大清河北地區，有一支人民解放軍，在戰爭裏邊，逐漸掌握了毛澤東軍事思想，因而壯大了自己，殲滅了敵人。

書中的主角富剛，是人民解放軍的一個年輕的指揮員。通過這個形象，顯示了人民軍隊的本質：熱愛人民、憎恨敵人；在任何情況下，始終保持着堅強的勝利信心；在戰鬥中，發揚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義，不僅英勇果敢，並且有智有謀。富剛的妻子瑞英，是一個新型的農村婦女，她全力支援着人民自己的軍隊。在強大的敵人的面前，毫不畏縮，在艱難困苦的日子裏，她拿起了武器，英勇地和敵人搏鬥。從而也說明了：革命的戰爭所以能取得勝利，因為我們是正義的，有着千百萬人民的支援。

第一章

河北省中部平原的北面，有一條大清河，彎彎曲曲地從西向東流，乍然從地圖上看起來，這條河好像是從保定流向天津一樣。離大清河的正北幾百里遠，有一個大都市，那就是文化古都——北平。從那裏伸出許多條鐵路，一條向西南到保定，一條向東南到天津。這兩條鐵路加上大清河，就把河北省中部北面的這塊地區，圍成一個三角。北平、天津、保定三個都市，就在這個三角地區的三個尖端上。

這是一九四六年的春天。在平靜的大清河上，有一隻大對槽（木船），慢悠悠地向上游進發。船上有一位八路軍復員軍人，依着船舷，縱目眺望：春天，大清河畔的風光，是多麼美麗啊！和藹的春風吹着一簇一簇像雪花一樣的柳絮，在晴空中飄拂；暖融融的太陽，照着河面微微盪漾的水波，不斷地閃出耀眼的銀光；兩岸一望無垠的田野裏，點綴着一片片綠油的麥苗；人們趕着牲口，推着車，往來穿插在這個廣闊的田野上，忙着春耕。

這位復員軍人名叫陳富剛。從外表上看來，他那炯炯發光的眼睛在縱目眺望，好像是在

欣賞風景，但實際上，他此刻正在想念自己離別了七八年的家庭，同時，又留戀着剛剛離開的那個大家庭——自己的隊伍。他回憶着自己參加八路軍時的情景，那時候，他還是一個小孩子。八年裏邊，他在部隊裏邊當過通訊員、戰士、班長，一直到小隊長、排長。這七八年間，他長大了，進步了。今天，乍然離開這隊伍，真比以前離開父母時更難過些。

不覺，船已走進了雄縣的一個渡口，陳富剛就上了岸，一直向區裏走去。那裏離他的家——堤北村已經不遠了。

他在區裏轉好了黨的組織關係。就往家走。當他望見了堤北村前一排排的垂柳的時候，他的步子快到幾乎有點像跑步了。村外的水塘裏有幾隻白鵝，逍遙遙地浮來浮去，一見他那個急急忙忙的樣子，就「哦哦」亂叫。

他小時給地主王辛巴放過羊，這一帶他閉着眼也能摸到家。他專抄着小道走，直到他到了家門一個熟人也沒碰到。

他懷疑自己認錯了門：這小土牆怎麼這樣矮啊！他從閉着的籬門裏向狹小的院子裏望了望。院裏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姑娘，一見富剛，就嚷起來：「娘！來了個八路軍同志！」富剛沒等開門，就把籬門推開，走了進去。

屋裏出來了一位四十來歲的婦女，懷裏還抱着一個嬰兒，穿得很乾淨，對他說：

「同志！你有什麼事？」

莫不是真的這座院子換了主人？富剛心裏在猜疑着，兩眼盯着那婦女。

富剛仔細一看：不錯！是他的娘，只是臉上的皺紋多了些，不過現在稍胖了，臉色也好了，不是那時那麼瘦黃啦！不由得就喊了起來：

「娘！」

「唉呀，老天爺！我的富兒，你可回來啦！」母親注視着富剛，也突然喊起來。緊忙把懷裏的小孩交給站在旁邊的小閨女，一把抓住兒子的手，眼淚直往下流。富剛心裏也熱辣辣的。

「玉蘭！你還不叫哥哥，」母親過了好一會說。

「哥哥！」小姑娘還有一點忸怩。

「玉蘭！你忘了我嗎？我離家時，你才四歲，現在長得這麼大了！」富剛拉住小妹妹的手，盯着她那雙圓圓的大眼睛和那紅胖紅胖的臉蛋兒。這個沒有見過世面的小姑娘，在她的親哥哥——這位陌生的軍人面前，反有點不自然了。

「娘！家裏的日子過得還好嗎？」富剛問。

「兒啊，幸虧八路軍來救了我們，把鬼子白脖（漢奸隊）打跑以後，從去年八月，這裏

就成立了民主政府啦！因為你在外抗日，村裏就優待我們。現在吃穿都不愁啦！」母親說。

「哥哥，過年村裏還給抗屬送白麵送肉。我和娘包了餃子，這還是第一回，早先是吃不上餃子啊！怎麼你不早點回家來？」妹妹瞪着那雙孩子所特有的天真的快樂的眼睛說。

「玉蘭，在部隊過年比家更好，吃餃子，還坐席！」哥哥說。

「可是你這許多年沒音信，村裏有人說你被鬼子打死了，有的說你走遠了，娘白天黑夜提心吊胆，一時夢見你滿身血，一時又夢見你好好的回來了。上月初一，我還到廟裏去過，求佛爺保護你回來。」母親歡天喜地地嘮叨着。

「日本沒投降時，這裏是敵佔區，不敢給你們捐信，要捐也捐不到。大反攻的時候，我們那個團，一直打到熱河去了，沒辦法捐信。」富剛停了一下，接着又問了一連串他急要知道的問題，例如：日本投降以前，家裏的日子怎樣過的，爹是不是還給人家當長工，抱的這孩子在什麼時候生的……

提起了這些，母親又難過起來了。她的眼睛潤溼了，用那悲痛嘶啞的嗓子，斷斷續續地對兒子訴說着這幾年來的苦難。

「自從你打王辛巴家逃走以後，他天天派人到家要人，逼得你爹東躲一天，西藏一天。

後來王辛巴報告漢奸隊，說你參加了八路軍，他們就來抓你爹，你爹就逃走了，一去幾年沒

有下落。你爹走了之後，保長王辛巴，又派人來要給鬼子支差的攤款，家裏哪有一個大錢哪！逼着把三畝地折給他。人叫他逼走了！地被他霸佔了！俺娘倆沒吃沒穿，只得求爺爺、叫奶奶，東討一碗湯，西討一口粥。兒呀！就這樣過了這些年頭，日子真難熬啊！」

母親停了一會，又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說：

「你爹去年正月回家來，他說逃出去後，被日本人抓到東三省去下煤窖。他回來時，啥都沒有！只帶回來一件破夾襖。王辛巴聽說你爹回來了，又去報告漢奸隊。你爹就在家裏不到半個月，就被他們抓走了。以後聽說押在雄縣，後來說押在新城，沒多久就活活地被他們打死了。他死的時候，腳上還帶着腳鐐，連屍首也沒給我們找回來！可憐你爹一生忠厚老實，沒有做過一件傷天害理的事，爲着兒女，爲着活下去，給人家當牛馬。如今丟下這一家人，丟下這個從出生就沒見過父親的孩子。你爹死時也見不到親人一面。唉！真的老天爺不睜眼呀！」

母親已經哭不成聲了。富剛含着淚，聽着母親訴說着當他離家以後的幾年來的苦難。

母親在封建地主、日本鬼子、國民黨衙門的腳下，受了大半輩子的折磨。她從小在娘家就要過飯，十五歲嫁給父親，可是父親同樣是那麼窮。爲着兒女們，她終日終夜地辛勤勞動。她大半輩子的時光，就是這樣渡過的。困苦的生活，摧殘了她的身體，如今才四十歲，可已

經是皺紋滿面了。她爲着自己的兒子，担驚受怕；爲着自己的丈夫，担驚受怕。富剛——這個倔強的青年，想到他不幸的父母，不由得掉下淚來。

「娘，不要傷心！這已經過去了，」富剛說。「如今世道變了！日本人的仇，算是報了，剩下漢奸們的仇，也是一定要報的！我們新的生活，已經開頭了！」

的確，母親也感到了，新的光明的日子，在她的腦子裏，不是幻夢和期待，而是眼前的實際。她揉一揉還帶着淚的眼睛，忙着給兒子燒水做飯。她想：包餃子呢還是烙餅？最後決定包餃子，像過年那樣招待自己的兒子。她拿平時紡綫攢下的錢去割了二斤肉來做餡，把過年時捨不得吃留下來的白麵全倒到盆子裏，舀上了半瓢水，和起麵來。

玉蘭抱着小妹，纏着她哥哥說話：「哥哥，你胸前帶着那個是毛主席的像吧？我知道！」

「是的，妹妹。你怎知道？」

「學校裏掛着毛主席的像，我認得。你那個圓圓的牌牌，我不知道。」

「這是獎給我的『五一』獎章，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日本鬼子和漢奸來了七萬多，掃蕩我們的冀中根據地，殺死了好多的人，燒了好多的房子。我們堅持在那裏，打擊敵人，救護老百姓，因此，上級就獎給我們這個作紀念。」

「你沒有被鬼子打着嗎？娘自從聽人說你被打死以後老是哭。」

「妹妹，打仗，是常常要死人的。我也被鬼子打着過，打在腿上，沒有打死！可是我打死的鬼子倒不少啊！」

煮好了餃子，母親忙盛了一碗，給兒子端過來，讓兒子先吃着。她又去收拾西頭小房的鑼鑼罐罐，把她和玉蘭的鋪蓋搬了過去，將東頭的房子騰了出來。那邊寬敞些，母親心想，將來給兒子成個家，得要個稍爲大一點的房子。母親把兒子的日本軍毯、軍大衣，以及被子、軍服，一件件仔仔細細看一遍，小心地把它整整齊齊地安置在炕上。

母親從房裏走了出來，走到鍋台邊，又盛了一碗餃子，端到兒子面前，勸兒子吃。好像這兒子，是一個遠處來的客人。直等兒子吃完之後，她才和玉蘭來吃。

「村長是誰？」兒子問。

「村長就是你們小時常在一塊玩的李全中。你走後，他就上了煤窑。一去好幾年，去年才回來。打走日本鬼子以後，大家就選上他了！辦事頂公平，他還常常來問你的消息哪。」

「啊！原來是他！」富剛笑了笑，因爲他方才從區裏來時，區委說李全中是村支部書記，並沒有說他是村長。富剛因爲急於回家，也就沒有心情詳細問他的情形。

只有抽一鍋煙的工夫，鄰近的鄉親們都知道富剛回來了。老人、小孩，男的、女的，都

來看他了。這個狹窄的小院子，頓時擠滿了人。不管男的女的，都瞪着眼睛，望着這位青年軍人，特別是那些小時候光着屁股和他在一塊兒捏過土人的那些青年小伙子們，在這勝利的年頭裏會見，更有說不出來的那股味兒。過去他們和富剛在一起的時候，互相吵吵鬧鬧，可是現在，在這位莊嚴的抗日軍人面前，好像見着長輩那樣尊敬起來了。的確，站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位穿得很整齊的軍人，長着兩道濃濃的眉，一雙晶明的眼睛，臉孔既和善又嚴肅，個子不高不矮，可是十分結實。寬寬的肩膀上，披着他從日本人手裏繳來的那件黃大衣。可不是十多年前的那個樣子了；冬天穿的破布爛絮，夏天光着屁股，蔴節桿也似的胳膊腿上，渾身是泥；也不是幾年前垂頭喪氣，臉黃肌瘦的小僱工了。人們怎麼不嚴肅點呢。

被幾十隻眼睛盯着的這位青年軍人，感到有點忸怩了，特別是那些年輕閨女們的眼睛，更使他不安。

「鄉親們，屋裏坐吧！」富剛盡力以主人應盡的禮節招呼這些鄰人們，可是他七八年的軍隊生活，對老百姓式的應酬與習慣，早生疏了。並且，在這個院子裏，從來沒有那麼多的人來探望過他們；他也從來沒有招待過那麼些親友。

李大媽一家子也過來了。大媽從人壠裏擠到前頭來。

「啊，老天爺保佑！好好的，他孀子！富剛去了這七八年，你看，長得多像樣呀！你還

整天價爲他哭哭啼啼，這會兒看見不知該多高興啊！該給他說個媳婦啦！」李大媽輕快地笑着說。

母親心裏，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高興過，過去的苦難和不幸，彷彿全都忘掉了。

這位慈祥而好說趣的李大媽和她的家庭，在富剛的記憶裏是很熟悉的。雖說她家裏也很窮，可是在別人困難的時候，她總是要設法幫助人家。她今年四十來歲，丈夫才去世不久。兒子全中，現在當本村村長。女兒瑞英，在富剛離家的時候才十歲，小的時候常和他在一塊玩。這些印象，此刻在這位青年軍人的腦子裏又浮現出來。

「大媽，你們好吧？瑞英妹妹怎麼沒有來，她長得很高了吧？」富剛問。

「嗨！對着臉你也看不見！真是當了這幾年八路軍都把我們忘了！這不是瑞英嗎？」大媽指着旁邊的那位姑娘笑着說。

富剛的眼睛順着李大媽指的方向看去。

「啊！怪不得我認不得了。長得這樣好看，不是以前那個黃毛丫頭樣了！可是，她也忘了我啦！怎麼站在面前，也不招呼一聲！」富剛笑着說。

瑞英臉紅了，低下頭只是笑。

富剛娘泡了一壺茶，送到院子裏來。富剛搬了一張炕桌，放在院中間，拉了幾隻小凳子

讓鄉親們坐下喝茶。

「富剛！富剛！」村長李全中也來了，他沒進門就先喊。

「啊！全中哥，你好吧？」富剛拉着全中的手，上上下下地看着。李全中的模樣和富剛差不多，不過個子稍高一點。他比富剛大兩歲，兒童時在一起玩，人們都說他們是哥兒倆。

「好兄弟！我們都以爲你……」全中正想說「死」字，忙改了話：「好！你到底回來了，你請了多少日子的假？」

「我不走了！」

「不走？是復員了嗎？」

「是的。我們爲的執行雙十停戰協定，部隊裏有一些同志復員轉業了。」富剛笑了笑，把李全中拉到屋裏去，拿出區委的組織介紹信，「給你！這是我的關係，你看着分配我工作吧。」

「太好啦！我們正組織民兵，缺乏個懂行的隊長。」李全中笑着盯住富剛，「你來幹這個角色吧！我馬上就上區裏請示。」

「就怕我幹不了。」

「學會客氣了！」

「那我服從組織分配吧！」富剛也笑了笑，又把李全中拉到桌邊，一面喝着茶，便問起村裏的工作情況。

「我們正在準備鬥爭漢奸惡霸。」全中說，「富剛兄弟，咱村的保長王辛巴，你還記得吧？現在老百姓要求清算他，區裏已經同意了。這幾年，這老傢伙，仗着日本人的勢力，可把咱村的人們拾掇得一乾二淨哪！」

「他沒有跑嗎？」

「他跑不了，我們已經把他家監視起來了。他和他兒子，還住在那院子裏，沒敢出門。」他們談到夜黑，人們才先先後後地回去了。但大媽和娘還在房裏唧咕着：

「富剛這孩子真有出息。」

「瑞英也大了，挺好的姑娘，又勤勞又會管家。」

「他倆從小就很好。」

「啊，是呀。但得要徵求他們兩個的同意，如今不興包辦啦，年輕人要自個作主！」

李大媽家的北屋裏，瑞英正在炕上紡綫。太陽從窗子裏射進來，照得屋裏亮堂堂的。紡

車「嚙嚙」地轉着，一條白白的細綫，連連不斷地從她的指頭縫裏滑過。不知道爲什麼，綫不像往日那樣勻了，老是起疙瘩。瑞英彷彿沒看見，只顧紡着。

她正在想着別的事，想着自己童年時代的事。

一個暖和的春天，她和一羣孩子們在一起遊戲。有些小孩說要玩娶新媳婦，一個孩子就走出來，願意當新郎。可是沒有女孩子出來當新娘。她就說：「我來當！」孩子們就給她戴上剛開的野花，架着她送到男家去。從這以後，孩子們都叫她是那孩子的媳婦。這孩子長大了給王辛巴家當僱工，以後參加了八路軍，後來聽人說是死了……。

可是那個男孩子回來了……。娘對自己說：「我已經答應你的親事，我看人家富剛是個能過日子的人。你的意思怎樣……」這怎麼叫自己說得出口啊！人家現在是八路軍的幹部，能文能武……他眼裏還有我嗎？

她正想着，突然，門大開了。那位青年軍人，一進門就輕輕地把門拉上了。他倆的眼光正好碰在一起。那位青年軍人催促地用手背擦了擦額角上的汗。瑞英把紡車停下了，臉上泛起緋紅。青年軍人溫和地湊近她。

「你早把我忘了吧？」

「沒有忘，我還想起咱們小時候的事哪！」瑞英低下緋紅的臉，一會又抬起頭來，偷看

他。

「那麼，昨天我站在你面前你怎麼不答理我？」

「我害羞，閨女們淨給我開玩笑。」

屋子裏靜得很，只有兩顆心撲騰着。

「你不走啦？」瑞英問。

「不啦！」

「哥哥叫你當咱村民兵隊長，那你就永遠當着吧。」

屋子裏還是那樣寂靜，兩顆心還是那樣撲騰着。

「大媽和我娘，昨天說起咱倆的事哪，說要等咱們的同意。」富剛的眼睛，一動也不動地望着瑞英的緋紅的臉兒，終於把這問題提了出來，好似要等着她立時回答。

「不用等啦，你就說咱倆早已同意了。」姑娘把頭又低下去，臉紅得更厲害了。

「砰」的一聲，門大開了，進來了一個人。富剛不覺一驚，定神一看，原來是村長。只見他一臉的高興。

「啊，走吧！上民兵隊部去！小伙子們等急了，要見見他們的新隊長！」村長一面說，一面就推着富剛走。回頭又對他妹妹說：「瑞英，說給娘預備飯，打上點酒，我和富剛兄弟

回來，喝兩盅，給他慶賀慶賀！」

民兵們都擠在那所大院子裏，扳弄着他們新領來的槍，有的還不知怎樣弄。村長和富剛進去時，大家爭着圍了過來。

「值星的！把隊伍整理整理！要有點軍隊禮節才行！我來給你們介紹新隊長。」村長說。

「站隊！站隊！」「立——正！」「向右看——齊！」「向前——看！」「報數！」值星照着軍隊那樣下着一個個口令。

「這一位同志，就是新來的隊長，你們大概有認識的。」

「認識！」民兵中有人回答。

「他是咱村的，當過王辛巴的長工，像咱們一樣是受過苦的人，打過七、八年仗，得過『五一』獎章，還有……啊，你自己來介紹吧。」村長說。

「同志們！」富剛才說這一句，民兵們就「拍拍拍」地鼓起掌來表示歡迎。

「咱們用不着軍隊那一套！」富剛說，「來吧，解散！大家圍上來吧！」

「你們學會射擊沒有？」

「沒有。」

「學會投彈沒有？」

「沒有。」

「好吧，我就先教你們射擊。把槍拿過來，我先作個樣子。」隊長說，「看着，同志們！先立正，然後兩腿叉開，兩手舉槍，左眼閉，右眼睜，缺口對準星，準星對目標，三個點成一綫。」「來，你們做一做！」「第二個！」「第三個！都來試一試！」「好！好！就這樣，天天瞄。」

他們忘了吃飯，就在民兵隊部的院子裏，下起小操來。瑞英走了過來，對村長說家裏的飯已經做好了。他們才收操走了。

就在這些日子裏，堤北村的農民，清算了騎在全村人民頭上的漢奸地主王辛巴。把他從人民那裏搶掠去的財產分給了農民，把他霸佔來的土地歸還了農民。王辛巴本人罪惡重大，受到了正義的審判，處死了。堤北村的人民，開始了自己當家作主的愉快生活。

也就在這些日子裏，富剛和瑞英結了婚。

這天傍晚，富剛從地裏回家來，拴好牲口之後，把身上的土擲了擲，倒了一盆涼水，從頭到腳洗了洗，換上了乾淨的衣服，就躺到炕上，休息去了。他看看房裏新從地主王辛巴家中分到的傢具，和村裏慶賀他新婚送給的玻璃鏡子，把這個小房子擺設得整整齊齊的，使人